

北美文丛

笑言 著

香火

The Name of an Altar



北方出版社

I711.4f
20124

香 火

笑言 著



北方出版社

书名：香火

作者：笑言

责任编辑：方明

装帧设计：晓晨

出版：北方出版社（加拿大渥太华市班林汉姆街 56 号）

电子信箱：editor@northpublishing.com

网址：www.northpublishing.com

发行：北方出版社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刷：北方出版社印务中心（渥太华）

印张：11.5

字数：268 千字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0-9809489-0-5

定价：22.00 加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古老故事的现代叙述

——读笑言的《香火》

张翎

一个貌似稳固的家庭，一对彼此还算相爱的夫妻，在接近于痛苦的焦灼中期待并安排着一个男丁的诞生，好让男人的姓氏，能如香火般延续燃烧下去。男人和女人的期待渴望如春季的新草，在旧年的灰烬瘠土中发芽，成长，却渐渐走向破灭死亡。一茬又一茬，一轮又一轮。

这是笑言的新作《香火》的主要故事情节。

这一类的故事其实已经被各式各样的文人在各个年代里重复叙述了多次。这样的故事在反复的述说中被磨损得边缘模糊起来，渐渐失

却了最初的棱角。所幸的是笑言给了这个故事一个新的视角——一个隔洋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时空突然有了新的意义，遥远而古旧的叙述突然有了息息相关的生气。

《香火》里的主人公丁信强萧月英夫妇，并不是传统故事里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把土地和一切与土地相关的梦想和渴求，拴系在一个继承了家族姓氏的男丁身上。这是一对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背负的，不是农耕文化里的土地，而是一段历史，一段被男人们一代接替一代地背负了五代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延续到丁信强这里时，已经挟裹了沿途许许多多的积尘，变得十分厚重。

和许多在人近中年时选择远离故土的留学生一样，丁信强身上背负的这段历史，是从产生它的那片土地上生硬地剥离出来，浮浮地悬挂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的。只有牢牢拽住它，丁信强才具备了在陌生的土地上稳妥站立的重量。延续香火的表像之下，是丁信强丝丝缕缕的恐慌。他害怕历史将在他那里被生生切断，他害怕那个负荷了太多内容的姓氏将在他身后成为一片空白，他害怕失却了历史印记的他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被一个陌生的族群吞噬侵蚀。

和那些古老的香火故事里的主人公不同，丁信强对“香火不续”的恐慌并不包涵对财产所有权延续性的焦虑，而几乎是完全构建在精神层面之上的。萧月英的睿智，在于她清晰地看见了连丁信强自己也未必看清了的实质，她知道拴住一个男人的最好方法是拴住他的恐慌，以及由恐慌而衍生出来的渴望。于是就有了那些年复一年的努力。她的努力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而他的努力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在他和黛安的短暂的恋情以及他对秦刚家庭纠纷的强力介入过程里，激情欲望和正义感其实都是一层有些漏洞的薄纱，遮掩不住地暴露出他对“香火”几乎绝望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侥幸希望。

笑言的《香火》是关于香火的，又不完全与香火相关。小说也涉及了婚姻，爱情，欲望，友谊，还有童年，家园，别离，迁移和适应等等等等。这些部分是香火故事延伸出来的现代枝节。香火情结如一条连绵不断却时隐时现的河流，而延伸的枝节却是河流沿岸的景致。景致不能替代河流，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的层次上丰富拓展了河流。河流承载着历史流过，却没有单独地存在于过去时态之中。此岸，彼岸，过去，现在，自身，他人，故国，新家，都被这样一条河流连缀成一个富有生命的整体。

我从未见过笑言，在这之前也从未读过他的作品，更没有替任何一部小说作过序。执笔为笑言的《香火》作序，心情是惶惶然且忐忑不安的。一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具备为他人作序的资格，二是因为作序之类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不擅长笨拙无比的事，三也因为的确很难为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小说作出提纲挈领式的诠释。终于决定动笔，是出于对一位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固执地守望着一个文学理想的人的尊重。海外华文文坛近年来渐渐地有了生气，小说的内容开始摆脱狭隘的个人移民经验，而进入一些蕴含了人文历史思考的厚重题材。我相信笑言的努力应该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是为序。

张翎于多伦多

题记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泰戈尔《飞鸟集》

楔子

移民！移民！这是一部关于海外华人的小说，而又不全是。无论如何，故事得从历史讲起……

丁家这个姓还真有点来头。据说春秋时宋国大夫宋丁公死后，其子孙以其谥号为姓，从此这个世界上便有了姓丁的。这么说来，丁家讲究宗谱传承，非常地顺理成章。香火在丁信强家这一支的传递过程中，尤为艰难曲折。据他爷爷说，他们是西汉大司马丁复的后裔。当年丁复起兵入汉，定三秦，破龙且于彭城，为大司马，讨项籍，封阳都侯。丁氏族人中一直流传着一副对联：麟分帝里；鳧伏家池。其中上联说的就是这位丁复丁大人，不过他们这一支受下联影响似乎更大，历来以孝为本。下联典出东汉，孝子丁密在父母墓旁结庐守丧，一守就是三年。其间一对野鸭子在庐旁的小池中游来游去，见人便伏下身去，甚是驯顺。人们感慨它们一定是为丁密的大孝所感，竟然也通晓了人的礼数。礼数毕竟是务虚的东西，连年的战乱才是残酷的真实。

经历过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丁家一步步走向解体，人丁逐渐稀少，并慢慢混迹于平民乃至贫民。直到丁信强上五代的祖爷爷丁仁杰求得功名，族威方始重振。

丁仁杰是家族中兴的英雄，一如历史长河中不时涌现的强势前辈，然而他顶多也只能是丁家的英雄。他或许算得上经纶满腹，但从未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即便他当年高中状元，大局势的动荡仍就注定他一事无成。从寻常布衣到顶戴花翎，再从显赫官场回归朴素民间，他经历了太多的凶险与坎坷。弥留之际，他硬梆梆地躺在同样硬梆梆的红木雕花床上，枕着一只侧面看上去方方正正的荞麦皮湘绣枕头。他的心头极其澄明，久远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眼前。回忆中的场景迷迷蒙蒙，全部失去了颜色，场景的周边倒是泛起隐约的潮红，他知道，这叫回光返照。

“唉，缎面像牙齿一样磨光了。”他抚摸着早年从江南购置的织锦缎被面，喉结动了一动，嘴巴张了一张，想说却没有说出话来。床头粗壮的立柱上，垂挂的几络流苏开了线，在风中无力地飘动着，一如他伴随着口齿间的开合而颤动着的稀疏胡须。这个时候，丁仁杰管不了这许多平日里烦心的细节，脑海里来来去去都是风光的旧事。二十年前考中进士那一幕自然而然带着骄傲跳了出来。那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他年届三十，虽然胸藏锦绣，腹隐珠玑，无奈文运未通，已然两科不第。这次总算皇天有眼，乡试高中了举人。然而赴京赶考却因家境贫寒，别说带个书僮，连盘缠都是由几家财主捐助的。临行这日，丁仁杰一展高大的身形，扑通一声跪在父母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说：“双亲保重！考完之日，孩儿自当漏夜赶回，侍奉双亲。”

丁仁杰孑然一身来到京城，不觉心生茫然，可谓京腔盈耳，举目无亲。那时各地在朝官员时兴集资筹建同乡会馆，专供家乡举子赶考

住宿。同时接纳名落孙山的考生，让他们有个在京复习的所在，三年后再碰运气。

尘埃满面的丁仁杰一步踏进西北会馆，向一只细长的褡裢费力地摸索着银两。精明利落的伙计瞥了他一眼，歉声说客房已满，请阁下另觅住处。哦？他虽沮丧，却不失矩，向伙计打听附近的其它客栈。伙计眼睛朝天，推说并不知晓。这便如何是好？他自语着，转身欲去。

“兄台请留步。”身后有个陌生口音叫住了他。

“不知这位仁兄有何见教？”丁仁杰止住脚步。

“在下也是赶考的举子，就住在相邻的河北会馆。同屋还空一个铺位，倒也宽敞实惠。兄台气宇轩昂，必非池中之物，若不嫌弃，不妨移去同住。”

丁仁杰抬眼望去，说话之人鼻直口方，两眼炯炯有神，透着一股英豪之气。他顿生好感，双拳一抱：“在下丁仁杰，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原来是丁兄。在下刘春霖，河北直隶人氏。来此访友，恰逢丁兄。适才一时忘情，出言相邀，实是多有冒犯。”

“何来冒犯？丁某拜谢兄台解我困厄，真正求之不得。”

来到河北会馆，掌柜的热情和善，立刻将他安排到刘春霖房中。两人相见恨晚，把酒言欢，指天划地，纵谈天下事，诚所谓惺惺相惜，物我两忘。

七月四日一大早，丁仁杰、刘春霖和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其他二百七十一名贡士来到气象森严的保和殿，参加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前一夜丁仁杰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听了半宿刘春霖均匀绵长的轻鼾，最后迷糊睡去时贪凉掀了被子，早晨起来便觉腹中微胀，匆匆喝了碗热豆浆，说不得就要打点精神上殿。下笔时文思滞涩，却下气如

雷，自知文章没做好，沾些污浊之气在上面了。他不由扼腕长叹：时也命也！

传胪之日张榜公布，丁仁杰所幸中在三甲，获赐同进士出身，放了丰城知县。甲辰科头名状元正是同屋的刘春霖。河北会馆扬眉吐气，正门上方的匾额立刻换掉，由新科状元亲笔题写，以彰显本乡科甲读书风气之盛，耀祖光宗。

惜别之际，刘春霖将丁仁杰送过了护城河，互道珍重。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从此天各一方，地各一角，再未相见。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幸运。次年，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了已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代之以“新学”。他们参加的那一届科考，竟成为中国科举史的绝唱。可怜天下无数悬梁刺股的读书人，一夜之间，前程再无着落，莫不大放悲声。

丁仁杰短暂的知县生涯并不顺利。科举废除之后，紧接着便是立宪运动。地方割据已如燎原之火，无人控制得了，各地竞相试行新政。宣统三年，皇族内阁成立，千方百计阻延立宪。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民声更是沸腾，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元旦，也就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光绪被迫退位，清朝长达267年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那年丁仁杰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乱世为人，宦海沉浮，让他看淡了仕途。君子避乱而居，他辞官回归故里，买房置地，收租度日。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五四运动，一概恍若隔世，与他再无瓜葛。

……丁仁杰眼前渐渐由模糊变清晰，病榻前的孩子们由各自的母亲领着，站了一排。本来这些日子丁仁杰已经认不出他们了，这时偏又清晰地认了出来。元配夫人身前挤着大儿子丁义睿和他最钟爱的九岁孙子丁礼全，二太太带着十二岁的小女儿略为靠后。

守在病榻前的妻子儿女们正竖起耳朵听他费力地说话。“我为官两袖清风，没有给你们留下多少身外之物。好在田产不薄，守成即可度日。再说值此乱世，钱财多了未见得是好事。我虽放心不下，但孩子们毕竟都已长大成人。”他歇了一口气，继续对几个孩子训示道：“你们不论正出庶出，都要相亲相爱，彼此扶持。丁家一脉香火，才好代代相传。”夫人强作笑脸说：“老爷只管安心养病，养好身子再教训孩儿们不迟。”丁仁杰费力地摇摇头说：“不要打岔，我的病我清楚。我走之后，你们要好自为之。你们知我平生节俭，最恨铺张，身后事能简则简。”两位太太虽不敢放声，却早已呜呜咽咽抽噎成一堆。

丁仁杰说急了，喘作一团，好一会才缓过气来。他接着说：“丁家能有今天，都是祖上积德。我出生时，家道中落，全靠寒窗苦读挣得一份功名。我的名字拜私塾先生所赐，占了一个‘仁’字，为三纲五常中五常之首。”家人听他忽然说起这个，全摸不着头脑，一时止住悲声。只听他气息虚微，咬字却依然清晰：“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典出汉武帝对董仲舒第一次策问。‘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国家大事，家业兴衰，皆不悖其理。我给你们这一辈取名沿的是‘义’字，照此类推，你们的后代男丁命名依次当为‘礼’、‘智’、‘信’。修撰家谱时，我已照此录入，你们以后就按这规矩办吧。”

大儿子丁义睿趋前一步：“谨遵爹爹教诲，再往后的排行字序呢？”

丁仁杰叹口气说：“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泽，犹言流风余韵也。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亦为一世。斩，绝也。大约君子小人均不可肆意延其风韵。五世之后，世事若何，有无君讳，皆未可知。儿孙自有儿孙福，由他们自行决定吧。”

在这孱弱如游丝一般晃动的声音中，丁仁杰叭哒一声耷下了眼睑，下巴的胡子硬硬地翘向天空。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口气轻轻地、幽幽地、远远地，吹落了七十七年之后远在异国他乡的一株蒲公英的草籽……

第一章

1

“哇——”

一声婴儿初啼划破寂静的黎明，冲出渥太华市民医院三楼的产房。其势之猛，震落了楼外几片红透的枫叶。

这幢拥有五百五十个床位的红砖建筑很有些年头了，确切地说，开张至今已有七十八岁高龄。它座落在卡林大道东段北侧。一街之隔，是圆形的直升机停机坪。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市民医院，向所有渥太华市民开放，千千万万婴儿在这里出生，千千万万病人在这里死去。这所医院是渥太华医院三处院址之一，它既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也不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之所以出名，完全是由于这里出生过一位特殊的女婴。人说母以子贵，医院也一样。

没有人料到，这位女婴的出生会给渥太华市带来无穷无尽的郁金香，岁岁盛开，数以万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荷兰女王陛下的一道旨意，让这奇迹发生了。不错，这位女王正是女婴的母亲，只是女婴呱呱坠地时，女王尚未登基，身份是朱莉娅娜公主。

眼下中秋已过，郁金香早没了影。天凉下来，满树枫叶渐渐红透。那一声穿透悉悉簌簌落叶之声的婴儿初啼，并不属于荷兰小公主殿下，而是发自几十年后一个黄皮肤的新生儿之口，她是一家普普通通中国移民的后代。

新生儿的母亲萧月英这会儿软软地仰面躺在产床上。几番用力耗尽了她的体能，双臂无力地向两侧摆开，长发散乱着，发稍上的汗水涸湿了枕头。她对着刚刚剪断脐带，手上还操着剪刀，混在医护人员中间的丈夫丁信强虚弱地说：“B超到底没撒谎，又是个女儿！”

丁信强冲她笑笑，说：“龟兔赛跑，乌龟赢了。”在他们的语言世界里，乌龟代表女儿，兔子代表儿子。因为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决定生男孩，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决定生女孩，而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比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跑得快，在接近卵子的过程中，就像兔子和乌龟赛跑。只是Y精子生命太短促，往往还没跑到卵子面前行晋见礼就先累死了。

医生说完恭喜匆匆离去。护士把病床轮子弄活，推起萧月英向病房走去。丁信强一路跟着，跟着跟着突然觉察出有些不对，怎么小家伙从生下来还没一时半刻离开过自己的胳膊呢？他纳闷护士怎么不把孩子安置在婴儿室，就这么任由他抱着，八成是忙忘了。而护士交代完注意事项，冲大人孩子甜甜地说声再见，径自从外面带上房门，走了。

单人病房顿时安静下来。丁信强有点无可奈何地双手端着孩子说：